

長生不死藥步步華嚴妙宮殿重重彌勒實
樓閣牆壁老礫相渾融水鳥樹林共寥廓缺
唇石女駕土牛跛脚木人騎紙鶴三業三毒
雲去來六根六塵月綽約所以然者本體空
誰言何似當初莫此珠價大寶難酬不許巧
錐安穿鑿若要秘密大總持只於寂滅中摸
索幾多衲子聽雷幾箇道人藏尺蠖茫茫
盡向珠外求不知先天那一著那一著何須
重注脚注脚也不惡好呵兄弟杜宇聲隨曉
雨啼海棠夜聽東風落

西林架造鐘樓普說

青霞紫霧鎖寒松萬丈銀潢瀉碧峯寺在藤
蘿最深處人居水石妙光中瓊樓畫棟翔金
鳳寶殿瑤階砌玉龍誰識開山舊面目一丘
煙雨暮衙蜂

西林禪寺垂今五百餘年惠老開山到此四
十三代前聖後聖彼時此時
普蒼長老冰霜面目風月心曾若孤嶼九臯
之春鶴如寒江一影之秋鴻真箇是未蒼之
孫吞盡栗棘蓬真箇是草堂之子坐斷大魔

宮比來西林寺一息十七冬千指聚會萬曆
興崇紀綱整肅有古人風規模洪遠立開山
功爭奈百尺夜屋千丈朝虹蟻朽蟲蠹而久
欲頽弊雨凌風震而誰可憐憐緣此鐘萬斤
鐵與銅綠此閣千章杉與松銅鐵可以磨歲
月杉松尚有^三三尸蟲屋角插天空影月簷鈴
落地不聲風既破不將茅草蓋要成只在刹
那中了蒼慈行如蒼法瑩舉頭捉明月開口
吞虛空向這裏弄精彩展機鋒把一團通紅
熱鐵爛嚼吞却直得須彌倒卓海水逆流觀
音彈指龍女趨曾普蒼不敢埋沒令玉蟾為
他顯這神通說這禪葛藤說此道葛斗南泉
貓兒跳趙州狗子走天皇沐馬嘶石霜角虎
吼雪峯毒蛇唱山歌瀉山水拈打筋斗喝闍
言刺語不當夜飯必竟如何行瑩二大師逢
人不得錯舉可將金銀琉璃瑪瑙真珠
等寶滿載而歸却來了這末後句末後句還
會麼撥動如來向上關擎天大手有何難他
時平地擡頭看聲撼半天風雨寒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之三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之四

舟四

泥丸真人羅浮翠虛吟

嘉定壬申八月秋翠虛道人在羅浮眼前萬
事去如水天地何似一浮漚吾將蛻形歸玉
闕遂以金丹火候訣說與瓊山白玉蟾使之
深識造化骨道光禪師薛紫賢付我歸根復
命篇指示鉛汞兩箇字所謂真的玄中玄辛
苦都來只十月漸漸採取漸疑結而今通身
是白血已覺四季無寒熱後來依舊去參人
勘破多少野狐精箇箇不知真一處總是旁
門不是真恐君虛度此青春從頭一一為君
陳若非金液還丹訣不必空自勞精神有如
迷者學採戰心心只向房中戀謂之陰丹御
女方手按尾閭吸氣嚙奪人精血補吾身執
著三峯信邪見產門喚作生身處九淺一深
行幾遍軒后彭祖老容成黃谷壽光趙飛燕
他家別有通霄路酒肆淫坊戲歷鍊莫言花
裏遇神仙却把金篋換瓦片樹根已朽葉徒
青氣海波翻死如箭其他有若諸旁門尚自
可結安樂緣有如服氣為中黃有如守頂為

混元有如運氣為先天有如咽液為靈泉或者脾邊認一穴執定謂之呼吸根或者口鼻作玄牝納清吐濁為返還或者默朝高上帝心自上視守泥丸與彼存思氣升降以此謂之夾春關與彼閉息吞津唾謂之玉液金液丹與彼存神守臍下與彼作念想眉間又如運心思脊骨又如合口拄舌端竦有縮頸偃脊背喚作直入玉京山口為華池舌為龍喚作神水流潺潺此皆旁門安樂法擬作天仙豈不難入十放九咽其一聚氣歸臍離胎息手持念珠數呼吸水壺土圭測時刻或依靈寶畢法行勒尾閭兮咽津液或參西山會真記終日無言面對壁時人雖是學坐禪何曾月照寒潭碧時人雖是學抱元何曾如玉之在石或言大道本無為枯坐灰心孤默默或言已自領現成試問幻身何處得更有勞形採日月謂是神魂與地魄更有中宵服七曜謂是造化真血跡更有肘後飛金晶氣自騰騰水滴滴更有太一含真氣心自冥冥腎寂寂有般循環運流珠有般靜定想朱橘如斯

皆是養命方即非無質生靈質道要無中養就兒箇中別有真端的都緣簡易妙天機散在丹書不肯泄可憐愚夫自執迷迷相指畫無疑箇般鬼怪顛狂輩坐中批動顛多時屈伸偃仰千萬狀啼笑叫喚如兒嬉蓋緣方寸無主人氣虛氣散神狂飛一隊妄人相唱闌以此誑俗誘愚癡不知與道合其真與鬼合邪徒妄為一纜心動氣隨動跳躍顛掉謂神機或曰此是陽氣來或曰龍虎爭戰時或曰河車千萬市或曰水火相奔馳看看搖感五臟氣一旦走泄精神羸當初聖祖留丹訣無中生有作丹基何曾有此鬼怪狀盡是下士徒闡提我聞前代諸聖師無為之中無不為盡於無相生實相不假想化并行持別有些兒奇又奇心腎元來非坎離肝心脾肺腎腸膽只是空屋舊籬籬唾涕精津氣血液只可接助為階梯精神魂魄心意氣觀之似是而實非何須內觀及鑑形或聽靈響視泓池吞霞飲露服元氣功效不驗心神疲更說清虛弄爐火索人投狀費金寶敢將蛙井藐滄

溟元始天尊即是我虛粧銜號偽神通指劃鬼神說因果今朝明朝又秦名內丹外丹無不可欺賢罔聖味三光自視禍福皆懣懣招邀徒弟走市鄼醉酒飽肉成群火大道從來絕名相真仙本自無花草教他戒誓去辛勤爭如汝自辛勤好一人迷昧猶自可迷以傳迷迷至老此輩一盲引眾盲共入迷塗受憂惱忽朝福盡業報來復罪於天無所禱堪嗟舉世喜學仙幾人務實為真詮古賢好語切須記工夫純熟語通仙言語不通非眷屬工夫不到不方圓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脉已息氣歸根有一嬰兒在丹田與我形貌亦如然馳思塵世學道者三年九載空遷延依前雲水遊四海冷眼看有誰堪傳炷香問道仍下風勘辨邪正知愚賢歸來作此翠虛吟猶如杲日麗青天掃除未學小伎術分別火候鍊藥物只取一味水中金收入虛無造化窟促將百脉盡歸源脉住氣停丹始結初時枯木依寒巖二獸相逢如電掣中央正位產玄珠浪靜風平雲雨歇片餉之間見丹頭軟如綿

團硬似鐵此是南方赤鳳血採之須要知時節一般纔得萬般全復命歸根真孔穴內中自有真壺天風物光明月皎潔龍吟虎嘯鉛汞交灼見黃芽并白雪每常天地交合時奪取陰陽造化機卯酉庚須沐浴望望晦朔要防危隨日隨時則斤兩抽添運用在怡怡十二時中只一時九還七返這些兒溫養切須常固濟巽風常向坎中吹行坐寢食總如如惟恐火冷丹力遲一年周天除卯酉九轉工夫日用九至於十月玉霜飛聖胎圓就風雷吼一載胎生一箇兒子生孫了又孫枝千百億化最妙處豈可容易教人知忘形死心絕爾汝存亡動靜分賓主朝昏藥物有浮沉水火爻符宜檢舉真氣薰蒸無寒暑純陽流溢無生死有一子母分胎路妙在尾箕斗牛

縛住青山萬頃雲撈取碧潭一輪月玄關一竅無人知此是刀圭甚奇絕夜來撞見呂秀才有一丹訣猶奇哉却把太虛為鼎爐活捉烏兔為藥材山河大地發猛火於中萬象生風雷昔時混沌今品物一時交結成聖胎也無金木相間隔也無龍虎分南北不問子母及雌雄不問夫婦及黑白何人名曰大還丹太上若君吞不得老君留與清閑客服了飛神登太極更將一盞鴻濛酒餌此刀圭壯顏色任從滄海變桑田我道壺中未一年懸知汝心如鐵堅所以口口密相傳妙處都盧半向子神仙法度真自然速須下手結胎仙朗吟歸去蓬萊天

海瓊君萬法歸一歌

金丹大藥妙無窮一點丹頭內外紅真汞真鉛纔入手片時伏虎活擒龍黃婆聘入丁公舍巽位吹噓九轉功十月胎圓離坎外紫雲飛出玉爐空短褐包巾滿屋市尋草燒茅煮藥櫃自已三黃及四神誰知安竈煮爐意紙襖麻衣要隱山餐松飲水守飢寒日魂月魄空呼吸到底方知入道難黑山下鬼窟裏背曲頭垂口流水夢中夢見夢中人幾時待得破黃死薄福癡人不斷姪尾閭閉了採他陰元精搖撼無牆壁錯認黃泥喚作金容成三峯學御女採精吸與葉服乳大道本火無陰陽勞形著相徒自苦叩齒吞津咽氣聲轆轤空動髑髏形妄將口鼻為玄牝謾說金晶肘後盈鼻頭閉息空畫餅幾人日中迷得影客風邪氣肚中鳴安得靈砂長在鼎叅禪見性契真如莫道無心便靠虛悟了不行乾智慧千崖萬壑涉程途多少老儒學周易豈知太極歸無極忘形便欲任天具只恐春歸草無力明教專門事滅魔七時功德便如何不知清淨光明意面色痿黃空自勞胡氏陽山一果祖九返莊嚴皆妄語手執金環運三車阿誰飛上金天去更有持齋四果徒九曲江頭下鐵符乳香燒盡難成佛精血元陽般運枯三千六百旁門術開頂縮龜習定息存想丹田鍊五芽吐故納新虛費力禮塔焚香誦藏經更能拜斗與瞻星吞符飲水專持呪恁

地如何得道成注想按摩八段錦嘻呵六字
拘與寢若要還精補腦時除非一盞醞醜飲
雙眼遙思運頂門戲言日月照崑崙那堪又
見圓光現便指天專與世專眼本無光人妄
想耳本無聲那得響上有太淵下靈池妄指
中黃忍肚飢空按周天行卦數幾曾識得真
龍虎苦識真龍真虎人了得向上一條路暗
把筆瓢服小便吐涎唾作珠圓鼻頭流出
兩條涕便敢呼爲玉筋仙說盡存三守一底
九年鍊丹思想裏忘却家珍向外尋百年故
箇陰靈鬼天門枸杞與黃精豆杏薑椒田茨
芥未委地仙成也未皮焦肉腐可憐生齋醮
關宣歌梵曲分環破券授科錄不識天心兩
字真只會三光符水熟袖中雷印嚇山精手
把楊枝學隱形此心本是通神藏一念差時
萬狀生此身身外皆隱物此心外皆妖術
身裏真心心裏身不在中間內外出這些金
液大還丹自從元谷至泥丸抽添七返無多
事草木無心天地闢真根真蒂結真酥真鼎
真壇真藥爐陽日起頭陰日積分明陽火與

陰符半畝丹田種金粟一朵靈芝香馥郁鐵
牛哮吼入綿廚木馬奔馳跳金屋乾坤二八
結丹砂滿鼎溶溶白雪花捉住龜蛇歸兩手
山頭玉兔化金鴉還丹有訣知音少汞龍鉛
虎憑火候三千刻內結嬰兒調和溫養終無
漏逾體渾如一片瓊寒蟾光照玉壺冰項門
夜半雷聲吼市地清風神鬼驚天上人間真
妙訣誰敢天機私漏泄須是英雄大丈夫了
然宵中無一物一陽繞動大丹成片餉上夫
造化靈祇恐南宮錄姓名醉騎白鶴朝上清
○

勸道文一作白日銘

嗟夫人身如無根樹惟憑氣息以爲根株百
歲光陰如夢相似出息不保入息今朝不保
來朝虛度歲時忽然老死百骸潰散四大分
離神識昏迷散墮諸趣不知來世又得何身
生死輪迴劫劫不息迷不知悟懶不知勤而
今既到寶山切莫去時空手到老依前病死
枉向人間一遭各宜勉力下死工夫古語云
辛勤一二年快活千百劫從今收拾一意無
他眼不外觀耳不外聽節飲食省睡眠絕笑

談息思慮把茅蓋頂莫求安適莫求療飢莫
分嫩惡如蟬飲露體自輕清如龜吸日壽乃
延長若能餐松啣柏戴笠披蓑巖下眠雲洞
前飲水猶是作家人也如其未有力量且且
漸學古賢苟不如是修行則是無此福分朝
收暮採日鍊時烹如龍養珠如雞抱卵火種
相續打成一片至於子母相見不亦樂乎

傳法明心頌彭鶴林

萬法從心生心心即是法語嘿與動靜皆法
所使然無疑是真心守一是正法守一而無
○疑法法皆心法

法是心之臣心是法之主無疑則心正心正
則法靈守一則心專心專則法驗非法之靈
驗蓋汝心所以

黃錄借職奏狀

地下得道奉法童子臣白恭

右臣夙以

高皇帝王神炁在身不昧靈根知有此事曩
生修習今生遭逢叨綰雷章粗明教法惟是
臣自知

太上大道慈父聖母十方諸君丈人每垂

赦宥臣以故亦多懶慢終年不修香火其在

仙籍殆若無臣臣所以又敢冒昧奏

聞臣亦有說是臣此身皮毛骨血涕淚涎沫

不能成真臣有一靈之天本來之性元命之

神神而無方大不可測可以上賓

帝梵立侍

玉晨臣雖懶慢而

帝真知之雖鬼神亦無如之何也矣臣曩歲

警覺今凡得道奉法之士所有銜位並係偽

稱若在

天司別有品配臣今以草土彭相為父演建

黃籙令臣關啓臣既不可辭乞時暫以

高上神霄玉清府雷霆令統五雷將兵提領

雷霆都司鬼神公事攝行上清黃籙使臣俟

醮筵滿日仍舊解職若遇役使風雷區別人

鬼只乞以從上雷銜借稱臣世緣該滿

朝謁之日別聽

仙曹施行臣萬死干冒

天威

陳情表

具位臣某言臣謹取今月二十三日具表詣

闕謝

恩陳情者臣伏以性由天賦智愚善惡付之

天人與道俱折旋俯仰合乎道何陰界置幽

冥之府而上靈立賞罰之司身形隨氣數以

為生命運與星辰而相隸實匪自然而生死

疑其皆出於陰陽天機不停物情易變冬歸

而冰自泮春到而草俱青審皆氣之所陶故

立性以為主千燈照室同是一光大海含波

中有萬變蓋有情無情之異與生數成數之

殊然動靜皆非其本來彼想念盡形於已有

形具以後道在其中惟得之者與之合真其

失之者宜乎沉惑所以落修仙學道之路從

而建正心誠意之門大道獨超乎死生至誠

可回於造化存乎誠而合道得是道者皆誠

此衆生所從入之途誠列聖已常躋之域當

究虛无之始實根事物之前以心契之即道

也矣臣凡胎濁質走骨行尸氣所稟而有沖

性所賦而不昧六根具足三際俱圓能辦菽

麥於是非之間而泯薰蕕於榮辱之外處動

靜靜動咸靜之靜明色空空色已空之空知六

識之無根照七情之如夢鑿血肉以醉其性

思形質以窒其神早馳逐於玄關尚彷徨於

道間性者信也神而通之恭惟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長生大帝玉陛下

金闕真皇

玉清上帝心含大梵手握混元浩浩難名魏

魏莫及慈悲群品統御庶真恩惠十方鑒觀

萬國臣特一蟻蟻之體敢鳴蚯蚓之聲夙戴

洪私久霑濡濡凡伸懇禱悉荷感通幸聞道

於一日之先獲修真於萬劫之下謹述操存

之漸式陳修證之初自惟顯蒙密希訓化庶

可以冀壤之姓字得陪於霄極之臣僚僭具

表文仰干

睿聽臣故作誤為之罪願垂

寬大之恩暫起復滅之心克合沖虛之妙所

行雷部之法所掌霆司之章輔正除邪濟生

度死三司將吏咸歸役使之權五部風雷總

屬招呼之令或寸功片善可錄於金簡則微

臣小子終到於

瑤京雖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然魚伏水內非
養則枯謂皆鶴長鳧短之云亦有蛇化蟬蛻
者也臣愚干冒

天威不勝昧死謹具表

奏以

聞臣誠惶誠恐



與彭鶴林書

丁丑九月十四日玉蟾將如泉山乃告吾友
鶴林真官曰此作別未久此心甚悵快也

契兄欲學仙非庸常輩比且知有萬法歸一
之理而不為諸家所愚此前古之聖賢用心
近代希有如此去道不遠不仙而何章希玉
口中語有謂一階正法一階祕法一階妙法
法法常在心更無別法其語雖轟率誠有以

哉向相見之初便以金丹大藥相期特時節
黃緣未到耳今日有期大信不約且如曩日
倡和有虎皮竹籜泰華冠之句今道位泰華
丹景吏乃悟前日之詩便作今日相期待也
凡事宜珍重聖事宜珍重一切事宜珍重已

是多口了也可可

秘閣吏部幸與致意藥珠居士能信得及能
行是事否前所囑今冬來春安歇處只是天
開圖畫亦好或來春稍爽是盟亦不多時可
相見也時間不須苦以符圖留意幸養心焉

否則將前後所得之法錄成部帙束之高閣

但與鞠郝作頭對則一切事簡而又靈異今
但於二使者香爐前以某符一道常用之或
鎮或貼或吞或帶隨所禱而用之無往不利

亦不須多念呪也此無他不過只是心與神
會用之則靈耳呪水但以一簡易呪之恰

如真龍但一滴水便作滂沛豈用如許繁耶
紙脩不覺縷縷思之思之時寓紫樞樓書

玉蟾九月十四日自螺江沂潮而南以十八
日次泉山不勝役役幸形神少寧又起三山

故舊之思尚須少槃桓却作漳濱客也前者

來春之盟斷不爽但且味道自娛常時惟香
燭將吏外不過一符一水愈疾卻邪而已此

是代

天行化之本旨今閣藥珠令路同侍

吏部壽仙日想清逸恨不曾過城東新菴為

一杯茶耳此願須欲償也學道之士申衍省
非之外一有小坎壞惟順受為懷惟道所在
豈人閒事足為吾人喜憂耶蓬萊水又清淡
矣其桑田平回首舊時路丁丑秋蛻仙菴書

某戊寅三月十五日寓江州太平興國宮作

書附致鶴林真士賢弟頃嘗三遺書曾達否

日來道法想精進法力又勝前也鞠郝二符

吏亦効職否不審

專府吏部壽體康樂令閣藥珠居士令嗣承

奉各惟安慶鄙人今春水陸二千餘里尋隱

廬山幸而四大輕爽凡事亦隨順但花晨月

夕杯酒爐香頗為我南中諸友感懷也而於

老友又甚酸心焉物外人或凡或聖不以榮

辱為心毀譽為念惟木精石怪知其為如何

人也大道歌仙系圖必刊板流廣矣喜甚喜

甚老友更加鞭為禱茲不多及珍重珍重瓊

山老人白某謹書

十月二十一日瓊山老叟白某致書

福州鶴林真士彭卿治所今春到江州行興

國軍如岳陽回豫章過撫州謁華蓋山下臨
江軍取道饒信而溯東以八月一日詣行在
復遊紹興過慶元府再歸臨安十月二十日
偶閑行忽與蕭潛菴遇乃知了菴已化如菴
已歸祥山紫壺在誓仙無恙寧國屢相昭更
不往見史揆任樞各有賞緣可以謁之此興
甚懶亦各休休每日惟以大飲酣歌餞時光
而已他無所求亦無所思惟是吾鶴林此吾
愛子遠在二千里外伏惟即日上侍

府丈吏部老仙與藥珠小道生俱懽慶潛菴
能道一二甚以為慰此間狂怪自樂人亦視
以為常但國錄家叔甚訝其非耳今所行之
法尚更靈在偶醉了失身墮西湖水中法印
烏有矣亦可發一大笑欲往天台臨行呼潛
菴授之以此南望多疑蹟尺紙不宣其書致
其再拜上覆

鶴林真人專友忱惕湖山轉盼許時忽辱伴
來甚慰三秋之別欣審槐花奏凱養鍊餘閑
風霆在馭台候起居萬福藥珠侍經均禧某
蒙示以清靜經夾頌字字詣道言言契真雖

荷窺易見囑然已諱當實無可指斥者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及其至焉放手四海其尚相
期乎大方之家也餘惟珍護嗣此有可見示
勿外幸幸其上覆

某惓然一影黃塘分携君隨南去鴈我逐北
飛雲桂山荷沼風館月臺昨夕今宵殆是夢
事顧予何物夙承心知事之以師禮邁所怙
若為補報克稱殷隆每一尋省輒復耳熱神
霄歸路距今十年鶴查鸞冥對秋生感便欲
呼黃鶴騎紫煙前驅風霆兵後擁青龍旛奈

何貼身之塵債未償入骨之業緣未斷但且
逆風把柁遡洄從之殊途同歸未始非道糟
哺醜啜祇益自穢急流打網正可得魚一世
所遭莫君若也君今端乎其似道矣惟不疑
所以氣備惟無畏所以神全故不疑則真中
有神故無畏則誠外無法朝薰暮習屋積仙

動順受世緣還歸玉府愈加進進用敢勉旃
勿謂今日矣而有翌日今年矣而有明年今
生矣而有來生今身矣而有後身殊不知上
床燈滅鞋履相違明年乎翌日乎父不信子

手不信懷後身乎來生乎君須戮力勿視我
為我或飄淪君為可恃臨紙咽塞此別須長
水閣雲遙蒼蒼為贖諸自愛押付彭鶴林
某拜覆

鶴林真人賢高弟春事秀煖水暖花香在途
粗適無煩介念去年迫於除夕遂即筆架山
過今正旦於是申奏
諸天祭饗諸神已於當日忝受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門下糾錄典者簽
押雷霆都司鬼神公事仍受

上清驅役鬼神寶印印文納上至可收冥治
靖也今老者過自康廬若無所見聞且莫發
書恐有浮沉秋末冬初斷可再會
雷霆玉經想已刊了可施十本以傳江西之
士滿懷仰仰時中宜以道自處以法自勤即

前天官之拜揚伯子正月五日專人賫劄子
并絕句二古風一情文頗恭併此錄至餘不
宣某拜覆
某上覆
鶴林雷令判官藥珠侍經一間仙瑤三更杓

指已深鄉止況久違離哉舊嘗記得一相知
領雷州之日初交割時有大卵甚異其大如
斗以上至今留之因是名以雷州人謂此即
陳鸞鳳之胞然亦異哉陳果何物而弗為五
方蠻雷都總管哉今吾二人實是不凡者其

并四

十六

名造西臺之籍身塵玉府之班夙命玄圖骨
相有分縱復不德死還本曹邈想前生亦無
大過自此還盡世緣順償業債年月該滿促
歸舊司必矣是亦私有所恃也
君信之愈篤愛之尤深忝獲同寅且非異道
惟冀廣儲功行即前仙階勿視某以為勤惰
也始終見信幸用斯語夫卯屬震震為雷而
西臺屬金金在西方而剋制東震乃金剋木
也故凡起雷必西臺為命令之所由出今之
人為雷部官員者不知有玉樞不知有仙都
不知有西臺往往多為使院都司以下官至
其謝世之日無功行則已使有功行入為雷
官則其卑污重難不可勝道如何鄼都法之
人歿為鬼官之類也君所補所授已在仙都
之與西臺矣某知君有可仙之資者何也以

有可仙者有七一則妻子債輕世緣淡泊二
則賦性冲靈識事幾先三則眼髮骨相如林
侍晨四則心專一司如人放箭五則旦夕焚
修救治無缺六則動輿道合無甚違真七則
所得已圓年事未艾等而上之何所不至哉
某少埃泉人之至即行矣或相約於江汭以
何日為別可也從此一向為定身之計然其
在世亦無幾年矣緬懷二仙述事論心不覺
縷縷如許貴聚專釋併煩起居八月五日某
上覆

并四

十七

先生海瓊集頃嘗累次傳之久矣載念曩
歲丁丑暮春師轅南游得遂瞻禮由是雲
鶴往來每一參際必有少憩日侍丈席聞
所未聞無非分別正邪發揚玄妙返而筆
之粲然盈帙自惟衰朽有負師訓不敢終
秘併以升堂小參歌頌等作釐為四卷同
壽諸梓庶為學海之筌蹄抑以開人天之
耳目實區區之願也昔淳祐辛亥季冬甲
子鶴林彭楷稽首敬書
右數語乃白祖師上足弟子彭鶴林真人

所作真人乃三山巨族茅山楊許長史之
流也是編皆囑付授受真人之言僕舊得
本乃福州天慶本卷末有真人跋語如此
因重抄于右以足是書蓋乃大常齋蔣法
師所藏也得祖師景霄大法多用鞠郝二
將此文備載其目是書奇秘彭公所謂開
人天眼目是也學者宜熟味當有所得也
歲在壬寅七月十八日參學上清三洞經
錄大羅輔化仙卿九天雷門祭酒方從義
再拜謹書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之四